



一代草原霸主的兴衰史诗

——左文宁《匈奴帝国史》读书札记

提及历史上的马上民族匈奴，很多人会想到它与秦汉王朝的攻防对峙，包括汉高祖刘邦在今天大同的白登山被围七天七夜，包括蒙恬、卫青、霍去病等名将一次次北出大漠，也包括解忧公主、王昭君等出塞和亲……不过我们很少系统地去梳理这个草原族群的历史以及他们如何搅动亚洲风云。左文宁的《匈奴帝国史》以扎实的史料考据为基，用清晰流畅的叙事带我们穿透“游牧蛮族”的刻板标签，重新勾勒了这个纵横草原数百年的民族及其政权的模样。

作为一个已经消失了的民族，匈奴像很多历史上的民族一样有自己的语言但没有文字，有自己的军事、政治、经济系统，有自己习俗、传统、艺术等，在很多方面他们还与中原民族、政权有来往。关于这个与华夏民族迥然有异的马上民族的来源，历史上和学术界有不同的说法。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里说，匈奴人是夏朝开国君主夏禹的后裔。

司马迁生活在西汉景帝到武帝时期，当时正是中原政权与匈奴政权冲突和对抗最为激烈的时期，不过司马迁并没有仇视匈奴更没有黑化匈奴，而是认为匈奴人是华夏的一部分。《史记·匈奴列传》写道：“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唐虞以上有山戎、豳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

相传，淳维是夏朝末君桀王的儿子，不过司马迁没有交代淳维为什么离开中原而去北方草原。东汉末年史学家张晏认为，夏朝末年，桀王荒淫，商汤消灭夏朝，桀王

的儿子淳维因为避难而到北方草原生活。

淳维之后直至秦始皇年间的头曼单于这段时间，匈奴先后产生了哪些首领？《史记·匈奴列传》没有记载。司马迁说：“自淳维以至头曼千有余岁，时大时小，别散分离，尚矣，其世传不可得而次云。”确实，对于处在核心文化圈层之外的游牧民族的首领更迭，年代过于久远难以考证。后世学者司马贞、王国维等认为，山戎、豳狁、荤粥、獯鬻就是先秦时期匈奴人的别称。

关于匈奴人的起源问题，至今未有定论，但对于匈奴起源的大体时间“自淳维以至头曼千有余岁”，史学界的看法较为一致。先秦时期的西戎、犬戎、豳狁、荤粥等民族即使不是匈奴的祖先，但这些民族经历长时间的冲突与融合后逐步走向统一，可能演变成了后来的匈奴。马利清等学者就提出了“原匈奴”的概念，用来指在“匈奴”这个名字还未出现时生活在草原上的匈奴人的祖先。

匈奴人崛起，汉帝国建立，二者的交锋成为了必然。《匈奴帝国史》用相当的笔墨叙写了那段在后世一直成为话题的冲突岁月，尤其是发生在大同的白登山之战以及后来的汉家反击复仇之战。

公元前200年冬，汉高祖刘邦率领的三十二万军（主力为步兵），被冒顿单于的四十万匈奴铁骑困于白登山之上，七日无法脱困，“士卒堕指者十二三”，最终以陈平秘计与和亲之约解围。这场战役奠定了汉初七十年的汉匈关系格局，同时集中暴露了农耕文明步兵体系面对游牧骑兵帝国的系统性劣势。

《匈奴帝国史》并没有将白登山之战简单归为“帝王轻敌”的偶然事件，而是将其置于匈奴帝国崛起的宏大叙事中，揭示了骑兵战术革命对古代战争形态的颠覆性影响，以及两种文明碰撞背后的深层逻辑。

匈奴政权的崛起也是骑兵帝国的崛起，匈奴的骑兵优势并非单纯的“骑术精湛”，而是游牧经济模式、社会组织结构与

军事战术深度绑定的产物。白登山之战前，冒顿单于杀父自立后已经走向集权，“西击走月氏，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将分散的草原部落整合为统一的军事联盟。《匈奴帝国史》指出，匈奴的部落联盟并非松散的集合，而是“以骑兵为核心的军事共同体”。游牧经济的流动性为骑兵建设提供了天然土壤，匈奴人“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骑射技能自幼习得，成年后“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这种“全民皆兵”的兵源模式，使得匈奴能够迅速集结四十万铁骑。这一数字在当时的农耕文明中是难以想象的——步兵的训练、装备与补给成本远超骑兵。

白登山之战中，冒顿单于“匿其精兵，见其老弱”，示弱诱敌，正是利用了骑兵的高机动性实施迂回包抄。当刘邦率领先头部队抵达白登山而步兵主力尚未赶到时，匈奴铁骑迅速完成四面包围，“西方尽白马，东方尽青骊马，北方尽乌骊马，南方尽骅骝马”，不仅在心理上形成震慑，更在战术上切断了汉军的救援通道。这种“诱敌一分割一包围”的战术依托的正是骑兵的机动性优势，而这正是匈奴帝国军事体系的核心竞争力。

白登山战役后，刘邦采纳刘敬的建议，与匈奴“结和亲之约，以宗室女为公主，嫁冒顿单于，岁奉絮缯酒米食物各有数”。和亲政策是农耕文明对游牧文明的战略妥协，也是“以经济补偿换取和平发展时间”。这种妥协并非懦弱，而是基于实力差距的理性选择——经历秦末战乱与楚汉之争，中原人口锐减，经济凋敝，“米至石万钱，马一匹则百金”，汉初的国力根本无力组建与匈奴匹敌的骑兵部队。而匈奴帝国则处于鼎盛时期，“控弦之士三十余万”，凭借骑兵优势可随时南下侵扰。

更为重要的是，白登山之战让汉朝深刻认识到骑兵的重要性，为之后的军事革新埋下伏笔。汉初的“马政”改革正是源于白登山之围的教训——刘邦下令“民有车骑马

一匹者，复卒三人”，鼓励民间养马；文景时期进一步扩大官马养殖，“置六牧师苑，分布北边、西边，以郎为苑监，官奴婢三万人，养马三十万匹”。到汉武帝时期，汉朝的战马数量达到四十万匹，终于具备了组建大规模骑兵部队的基础。卫青、霍去病的“骑兵集团冲锋”战术正是对匈奴骑兵战术的针对性革新，直击对手“不善近战”的软肋。也就是说，汉武帝时期对匈奴的胜利，本质上是“农耕文明吸收游牧文明优势后的战术反超”。

匈奴帝国的骑兵优势最终未能持久，汉代已“漠南无王庭”。到了拓跋鲜卑建立北魏帝国一扫中国北方，公元432年拓跋焘杀掉匈奴夏国末帝赫连定，439年灭掉北凉，匈奴在历史上的地位无可遏制地走向隐没，华夏大地上的匈奴人融入到了中华民族大家庭中。

18世纪后，有学者说古代欧洲匈人的祖先就是亚洲的匈奴人。虽然此说至今仍然在传播，但是史学界和考古学界一直没有找到任何强有力的证据来证明二者是同一种族。匈人和匈奴人之间并无关联已经是学界的共识。北京大学罗新教授指出，“匈人是西迁匈奴残部的说法”早就被现代严肃的内亚历史研究者所否定。

当然，今天我们依然会听到一些人在热烈地谈论匈奴残部西迁横扫东罗马帝国，并对欧洲历史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些说法虽然只能停留在民间而无法回到学术讨论范围，但是也可以看出匈奴历史的碎片信息还是多么有趣味、有吸引力。

左文宁在《匈奴帝国史》的结尾说，“千载悠悠，一笑休休。当隋唐帝国的大厦高高矗立，匈奴人的使命彻底得以完成。他们的历史，已经成为华夏的一部分，在经历了残酷又血腥的劫难后，匈奴与华夏已经融为一体。”读罢全书，掩卷之际，文字幻化成图像，一个马上民族崛起草原几百年后又退出赛道，风风雨雨，值得我们回眸与思索，千古同慨。

杨刚

在风雪中寻找繁星闪烁

——读迟子建《朋友们来看雪吧》

落雪的日子，太适合看迟子建老师的书了。翻开她的新书《朋友们来看雪吧》，看见了雪花的纷纷扬扬，也被这像星光一样灿烂的人间感动到热泪盈眶。

这本书收录了10篇以雪为主题的短篇小说，创作时间横跨了30年，迟子建用10场冬天的雪，照见了寻常百姓的亲情温暖，以及绝境时的人性微光。每一篇都围绕着小人物的苦难展开，又在结尾时落笔到情感，落笔到烟火人间，瞬间戳中读者内心的柔软。让人感叹，与其抗拒风雪的来临，倒不如歇息片刻感受雪花绽放。

迟子建的文字像它笔下的雪一样，纯净而灵动，静谧又深邃，一点点教人跳出自我的桎梏，转而用心感受对生命的体悟。在这本书的自序中，她说：“人这一生，谁不曾有风雪弥漫的时刻。”我的思绪瞬间就被拉到了雪地里，静静地思考着自己人生路上的风雪，试图从中寻找一些光亮，驱散心底的迷茫。

在《鹅毛大雪》这个短故事中，作者写姥姥的离世时，让大片的雪花成了悲伤的载体，此时悲伤就像一把钝刀，缓缓地割着心脏。在《白雪的墓园》中，作者以自己的母亲为原型，写了一个经历丧夫之痛的女人，是怎么克制住悲伤，然后冷静地照料着自己的两个女儿。她在小说结尾时写：“窗外的大雪无声而疯狂地

漫卷着，我忽然明白母亲是那般富有，她的感情积蓄将使回忆在她的余生中像炉火一样经久不息。这时母亲转过身来温和地问我：‘早饭你们想吃什么？’这种冷静，是完成自我救赎后所特有的，我们在这种冷静里，看到了灵魂的孤寂，也看到了生命的韧性。

人们常说，风雪是春日的序章，还在风雪中的我们，不必急着焦灼地抱怨，我们要试着与之和解，并在风雪的无情中，寻找一些光亮，驱散黑暗与寒冷。

前几年，母亲车祸受伤，父亲创业失败负债，我工作屡屡不顺。在这风雪弥漫的时刻，我渴求着他人理解我的脆弱，渴求着命运垂帘，让冬天快点过去，让春天赶紧到来。然而，在读过这本书之后，我开始接纳冬的寒冷，开始静静地探寻冬的寓意，心中的坚冰在风雪中悄悄融化，渗出水珠，隐隐透着点点星光。

我把《朋友们来看雪吧》捧在手上，翻看着出现在每个故事里的雪，似乎每一场雪都夹带着悲情色彩，然而作者又用真挚的情感将雪一点点化开，让我对寒冷的人间生出了眷恋和不舍。

这雪，让我们悲伤，也让我们坚强。它用纯净与冰凉，教会我们安静，教会我们笑对苦难，然后在灵魂深处，点亮了整片银河。

谭庆楠



本书是“中国好书”得主江弱水创作的一部长篇非虚构作品。包含“前传”“南朝”“盛唐”“大历”“中唐”“晚唐”和“钓台”七章，以唐代诗人和唐诗为核心，凝聚富春山水、钱塘一线，重现南朝与唐代诗人的富春江行踪，赏析了他们在富春江留下的绝美诗篇，阐发了“浙西唐诗之路”山水与人文结合、自然与文化相映的审美意蕴，系统地钩沉富春江一线诗歌的兴起与流变，勾勒出绵长的富春江文化魂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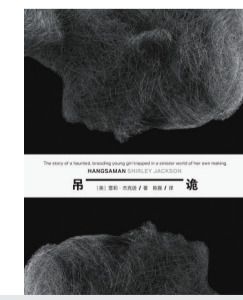
作者江弱水，主要作品有《中西同步与位移》《古典诗的现代性》《诗的八堂课》《言说的芬芳》及《杜诗三百首》评注等。



《唐诗富春记》

17岁的纳塔莉·韦特终于逃离家庭去上大学。她时常给专横自负的父亲写信，讲述学校里发生的琐事。不论身在何处，纳塔莉依然像母亲一样，被严格管束。渐渐地，纳塔莉对周围的一切都不再确定——甚至分不清现实与想象。作者以1946年本宁顿女大学生失踪案为原型，完成了这部小说。她精准地捕捉到原生家庭在一个人成长过程中留下的伤害，直击人们内心深处的恐惧——我们害怕的或许从来不是幽灵与鬼魂，而是自身心灵的孤寂与隔膜。

作者雪莉·杰克逊，美国短篇小说大师，被誉为“哥特小说女王”。



《吊诡》